



(视觉中国)

两盆花

■黄宛如

这个夏天,我养死了两盆花。一盆茉莉花,早死;一盆发财树,涝死。

清理花盆时,拔出发财树泡得腐软的老桩,指头上还沾着黏腻的湿泥与隐约的霉味。转身去看一旁的茉莉,叶片焦枯发脆,边缘卷翘,泛着灰扑扑的枯黄色。我实在想不通,明明是同样的浇水频率,同样放在阳台窗边,怎么会一个嫌水多,一个怨水少?

看着这两盆截然不同下场的花,我忽然想起买花时特意存了卖花师傅的微信,有不懂的就问他。当即连拍了几张照片并发消息给师傅:“这两盆我一直一样浇水,怎么一个根都烂了,一个干枯成这个样?还有救吗?”师傅很快回复,说发财树已经彻底没救了,茉莉花倒能试着抢救一番。

我捧着那盆尚有生机的茉莉,指尖试图把卷曲叶边抚平,一声清脆的“咔”,叶片碎了,我的心也碎了。请教了卖花师傅,才知道发财树喜干,特别是养在室内阳台,盆土积水便会闷烂根系;茉莉花喜水,土面干裂,卷缩的叶片已经向我发出求救信号了。我还视而不见,凭着一腔自以为是的“用心”,不分青红皂白地浇灌,差点误了这两株草木的“卿卿性命”。都说无知者无畏,殊不知无知的爱最盲目,也最容易悄无声息地伤害生命。

赶紧按照师傅说的,把枯枝败叶清理干净,再找了把小铲子顺着盆沿轻轻松土,把板结的硬块敲碎,再用喷壶沿着盆边慢慢浇,我看着水珠慢慢渗入,心里默念着:这次,够了吗?还要继续浇水吗?我第一次发现,“足够”这个词,竟如此难以拿捏。直到看到水从盆底孔洞缓缓渗出,我总算心安了些。随即,又将它搬到窗边通风的散射光处,避开正午的烈日。那灰扑扑的枯黄色枝干里,细细瞧,竟有一丝绿意,在皮下若隐若现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每天起床,都先蹲在花盆前看一看:第一天叶片依旧发蔫,好在盆土不再干裂,我用指尖一碰,表层湿软,是喝饱水的模样了。第五天发现最中间的枝干侧边冒出了绿绿的如针尖大小的嫩芽尖。那一刻,我几乎要欢呼出来,那点点的绿意多么像一面旗帜,在这枯黄的枝头,宣告了一场生命的凯旋。我不再像以前那般糊涂,闲时想起便猛浇一通,忙起来又几天不管不顾,把养花变成了随性的敷衍。我学着顺着它的节奏来。

望着这株渐渐缓过来的茉莉,我懂得了养花从不是一味给予,而是要学着读懂那些沉默的信号。就像世间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,也从没有一种万能照料,有的只是摸清每株草木的脾性和需求。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节奏,急不得也乱不得。唯有摸清脾性,那份“用心”才能真正滋养出生机。

那盆茉莉花和那盆发财树,一直提醒着我:在每一次付出之前,先蹲下身,认真地看一看、听一听——你面前的这个生命,它究竟需要的是一场甘露,还是一方净土?



投稿邮箱:dzn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知水而游

■黄永治

游泳池边,初学者的区域总是最热闹的。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:有人“扑腾”“扑腾”一阵手脚乱动,旋即慌慌张张地爬上岸,满脸惊惧——仿佛是刚从一场噩梦中逃脱。

初学游泳,大抵要经历这一过程。不喝几口水,是学不会游泳的。初学者与水尚不熟悉,害怕呛水,视水为敌,总使着蛮劲想推开它。殊不知,水是推不开的,你越用力,它越要扑向你;你越想躲,它越要亲近你。对水的抗拒、排斥、敌对,只会拖慢你学会游泳的进程。唯有学会接受、亲近、友好,你才能真正踏入游泳的天地。

“蛙泳”是初学者常见的入门课程。“蛙泳”,顾名思义,是像青蛙一样游。青蛙栖于水塘,视水为天堂与挚友。你看它后腿一蹬,前掌一分,何等从容优游,全不使蛮力,纯粹是借力而行。青蛙识得水性,与水为友,水也善待它,彼此相得益彰。人以蛙为“师”,蛙泳也因此成为最古老的泳姿之一。

“仰泳”最为省力。人借水

力,水面为床,漂浮其上,极其悠哉。在这种泳姿中,人已懂得水性,水则默默托举,仿佛早已将人视作自家人,彼此安心,互不侵扰,有如一对相处已久的老友,可以放下戒备,自在舒展。你只管安心仰卧,水自会温柔承托,各得其所,从容不迫,一派岁月静好。若在户外,还能享受温暖阳光的轻抚。想象一下,在一个闲适的午后,于流水轻缓的河面上自在仰泳,那画面该是多么美好。

“自由泳”与“蝶泳”,则是力量与激情的彰显。人与水的关系在此转为“相爱相杀”。游泳者以躯体为笔,在水幕上挥洒出力量的线条;水则报以汹涌的回应,激流与水花,是它为之助兴的飞白。这并非对抗,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共舞,是英雄相惜的彼此成全。

泳池方寸,却如人生舞台,男女老幼,各展其姿。无论你选择何种方式与水共处,水总是从善如流,与你同频共振。即便是寒冬,只要你敢于踏入,水便会与你迅速达成和解,用独特的温暖将你包裹。那一刻,水流激醒肌肤,传递的不再

是寒冷,而是一种清冽的力量,让你透彻地感知何为“冷却”的益处。

水有至真之性。当你掌握它的脾气,它便呈现出柔顺的承载之力,甘愿成为你的支撑。小时候见善泳者能在水中自如行动,甚至如走在平地上——“踏沉浮”,觉得十分惊奇。学会之后才明白,其中并无玄妙,正如庖丁解牛,熟悉水性,经久练习,自然就能从容驾驭。沉浮之间,包容与承载本是水的本性,关键在于你如何把握。水至柔,也至刚。一旦发威,威力无穷。水中暗流汹涌,漩涡处处,任你泳技再高,也需心存敬畏。因此,知水之“刚”,亦是“知水而游”的重要一环。户外游泳务必了解水情,方能避开危险,从容享受其中。

由此可见,知水而游,不仅是与自然达成和谐,更是物我两忘的精神修行。它既是最朴素的健身之道,也暗合“上善若水”的古老智慧。若能顺应水的性情,以“缘督以为经”之道,便可在一沉一浮之间,既得“保身”之实,亦获“全生”之境。

适时而衣

■林世铨

俗语云,人靠衣装。

1978年将要到福建师大上学的时候,父母给我赶做了两套衣服。以前我穿的都是大哥们退下来的,几乎每一件凭老母的巧手大改小。然而母亲再巧手也毕竟是改,无法变成崭新,穿到大学去就不像样子。当然,就是这两套新的——学生装也没什么,马马虎虎“过得去”而已。

1982年起,开始还穿学生装,就是从师大带回的那两套,刚毕业,没啥能力做到什么角色着什么服装,学生服变工作服,如闽南语说的“没钱娶某将个就”。还好,还好!

1985年起,陆续收到些许稿费,做了套中山装,那时节有个倾向,老师多是学生装或中山装,以我体态穿着学生装随意了点,中山装就庄重,也得体。这套深蓝色中山装一穿多年。直至1988年南国诗会,广州街头或中英街买了几件便宜货——其中有件五块钱西装,应

该是五块钱,二手货单件西装,两层的,棕色的,一个阶段出门活动或做客都穿它。穿上像换了一个人,都说精气神凸显,还有点儿时髦气息——活泼泼的味道。

1990年后,受年轻老师影响,偶或买件夹克衫,那时一件夹克近百元算是奢侈品呢。这件夹克有的穿,随我风雨兼程多年,几年后还送老同事。后来,受老学生鼓动陆续买过一些国内外品牌。

1993年秋,经不起店主的蛊惑,下狠手买了件皮衣,黑色,双层,面柔软,2100元。穿着得体,柔软,光滑。大家都说“穿着,有校长样”。买衣服,若是自我感觉良好,又获别人赞叹,就值了。有趣的是,这件衣服还闹出两个故事来。第一次穿到局里参会,局长的司机见了,小跑过来摸了又摸:“校长,这衣服像18岁姑娘的肌肤……”一天,同事老杜待没人了进到校长室问我:“校长,这件皮衣要100元吗?”我说要的。第二天也是待没人的时候老杜走了进来轻声轻气地说:“校长啊,你那件衣服不止

100元呢!”带有责备的意思,我说:“我没骗你啊,你只问我要100元吗,我若实话实说就有显摆的意思吧。”

2004年起到局里上班,我的装束随即也跟上时代,甚至超前一丢丢。节前,爱人问我:想买什么新年装,我回她不用,有穿的。言外之意跟得上,不讲新旧。爱人笑笑说:“还是要买的,新年新气象嘛。”这一买就买了两套西服套装,还买了衬衫、领带和领花,真叫武装到牙齿!

2011年转岗区人大,依然西服套装或适时的单件西装,显齐整。2016年下半年申请退二线,几经努力获准,于是自由人一枚,便清一色运动服,不论春夏秋冬,渐渐还影响着周遭一些年轻人。毕竟还有丁点社会职务,偶尔参加一些面上活动,诸如全国或省市基层文学机构负责人培训,或相关会议,正式服装还得有,老是老了,把自己收拾整齐精神一点还是要的。

写这,一个意思,无论老幼形象重要!